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10冊

《莊子·天下篇》研究

楊 日 出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莊子·天下篇》研究／楊日出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序2+目2+164面：19×26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編；第10冊）

ISBN：978-986-254-339-9（精裝）

1. 莊子 2. 研究考訂

121.337

99016450

ISBN - 978-986-2543-39-9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編 第十冊

ISBN：978-986-254-339-9

《莊子·天下篇》研究

作者：楊日出

主編：林慶彰

總編輯：杜潔祥

出版：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高小娟

聯絡地址：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址：<http://www.huamulan.tw> 信箱：sut81518@ms59.hinet.net

印刷：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劉開工作室

初版：2010年9月

定價：十編40冊（精裝）新台幣62,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莊子·天下篇》研究

楊日出 著

作者簡介

楊日出，男，民國 31 年出生於臺南縣新營郡柳營庄小腳腿保健組合宿舍。先後畢業於臺灣省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及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班。志學以來，每感師友親人，對我啟沃實多。歷任斗六中學教師、師專講師、嘉義大學副教授；現為嘉義大學中文系兼任副教授。教學之際，偶亦不敢太疎於筆政。比年所撰除《楊慎生平及其文學》外，另得〈明楊慎興教寺海棠詩析疑〉、〈論杜甫詩史與史家四長〉、〈明人楊升菴的讀書與寫作生涯考論〉等篇，常思用此就教於大方之家。

提 要

莊子天下篇本是一部南華真經的具體而微，同時也是一幅先秦學術、百家思想發榮滋長的卷軸，展現一派百川灌河的瓌璋氣象。

本研究首先提供天下篇這一把金鑰——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可以開啟漆園的神奇世界，更可據以盱衡道家者流的原始與要終。

其次，推斷天下篇初稿乃莊周晚年所完成，並非荀卿「序列著數萬言」，後來闖入莊書成為「天下篇」者，按荀子著書態度之嫉濁激憤，究竟與莊子天下篇之「莊語」迥異其趣。

另外，再論天下篇所傳正是道家的思想，毋庸置疑；而「惠施多方」以下是否原屬天下篇問題，但須質之二事，便可迎刃而解。一則，惠施的方法論，乃百家學術共享的資源，名學自然成為當時的顯學；再則，揆諸史乘（如國策、呂覽），知惠施忠君輔政，愛惜民力與官費，以至懷抱汜愛萬物的高度理想，莫非與古道術「以仁為恩」相毗鄰？此所以天下篇以惠施作結，其章法佈局，更見深閤矣。

最後，揭示天下篇影響後世至深且鉅者，舉其犖犖大端，則莫先乎「內聖外王之道」此一名義。蓋中國之一切學術，一切思想，稽考前言往行，大率歸本內聖外王而取精用宏。至於後世學者仍不免有誤解莊子學說及道家思想滑稽亂俗者，不妨持天下篇的莊語之說以衡鑑之，或幸能還其本真！

序

夫莊子天下篇固莊子書中之神奇者，亦天下書中之神奇者也；乃後世暖昧之士，或壽陵學行之餘子，恆昧乎莊生知本之意，而相率逐其幻怪之名，則彼且數數然將化神奇爲臭腐矣。是以清陸樹芝曰：「自來說莊者只因看此篇不明，故于南華大旨茫然。」而吾人亦可得而言之，曰：「只因看此篇不明，故于古代天下之學術思想茫然。」亟思明其所不明，此則本篇論文之所由撰述者也。茲簡介其要，約有四端：

爰自今本莊子之置天下篇於雜篇之末也，學者不免師其成心，以謂非莊生之醇；實則天下篇精蘊獨到，不僅莊子之具體而微者，矧亦堪於「鉗鍵九流，括囊百氏」（借成玄英〈莊子序〉語）；按其脈絡，皆足以稽其實質，而祛除惑乎名者之失，亦所以明莊子之達道也。此其一。

天下篇之作者，趙宋以降，疑之者漸眾，而認爲非莊生所作之議論，迄於晚近，幾有甚囂塵上之勢，然而或持一隅之詞，或作想當然耳之臆，卒未能犁然有當於人心；今綜觀天下篇其思想特質、其批評方式、與文體組織、產生時代等，斷斯篇之原稿乃深契道家思想要妙之莊周，其晚年之所作，亦所以明莊子之體道也。此其二。

莊子雖「恣縱不儻」，而天下篇立論之要本既歸於老子道德之言，且二人之道，就義理或校勘而論，皆「未至於極」，與大易終於「未濟」之意，若合符節，則以莊生爲「毀人自譽」之說可寢矣；至於諸子是否出於王官，亦可由天下篇「古之道術」一語獲致若干啓示。凡此皆可循分析與比較之途徑，以證成天下篇「衍義精確」之不虛，亦所以明莊子之論道也。此其三。

一語而能包舉中國全部學術者，即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之道」也。惜一般人皆以平常語忽之。今則詳其原委，發其隱約；至莊生或道家歷來不見



目

次

序	
緒 論	1
第一章 天下篇之地位	9
第一節 天下篇在莊子書中之地位	9
壹、特出於外雜篇中	9
貳、不僅與寓言篇同功	11
第二節 天下篇與莊子書之關係	12
壹、與內七篇相得	12
貳、與外雜篇相發	16
第三節 天下篇在道家以及諸子中之地位	28
壹、綜貫道家學說	28
貳、涵蓋百家思想	36
第二章 天下篇之作者暨其產生時代	45
第一節 作者問題之討論	45
壹、莊子本人所撰	45
貳、莊子門人、後學所爲	53
參、深於道之儒者所作及其他	56

第二節 作者及其時代之商榷	59
壹、自此篇之思想特質觀察——爲道家	60
貳、對此篇爲儒家或荀卿所作之質疑	65
參、自此篇批評方式及文體組織等觀察——實出莊子	70
肆、自此篇之產生時代觀察——當莊子晚年	77
第三章 天下篇之分析與比較	83
第一節 天下篇立論所自及有關問題之分析	83
壹、此篇立論所自	83
貳、此篇出現之問題	88
第二節 注家所見天下篇之分析	97
壹、義理方面	97
貳、文章方面	102
參、校勘方面	107
第三節 天下篇與周末、秦漢間各家論列諸子之比較	112
壹、天下篇與荀子非十二子篇	112
貳、天下篇與韓非子顯學篇	116
參、天下篇與淮南子要略篇	118
肆、天下篇與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120
伍、天下篇與漢書藝文志諸子略	122
第四章 天下篇對後世學術思想之影響	129
第一節 「內聖外王」觀念之形成	129
壹、「內聖外王之道」釋義（附圖表）	130
貳、晚周以後儒法各家「內聖外王」之觀念	135
參、邵康節「內聖外王」之觀念	139
肆、王船山「內聖外王」之觀念	141
伍、其他	147
第二節 若干謬誤之澄清	149
壹、揭櫫「恣縱不儻」思想之真義	150
貳、可證莊子思想具有科學精神	153
結語	157
參考書目舉要	161

緒 論

自有生民以來，吾國學術之足以振古與夫思想之足以鑠今者，其在東周乎！

蓋東周之前期由於「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註1〕，學術漸行流落民間，甚至諸夏之外，思想亦以無力統一，得獲自由。故孔子博愛行仁，懸三代五帝之郅治爲大同理想，而老子絕學不仁，舉遠古樸素之小國寡民爲無爲境界，至於戰國初期倡兼愛、非攻，背周道而行夏政者，此又墨子之苦行主張也。其後，周室益衰，各家學說蠡起，皆欲以其學術移易天下，百慮激盪，而學術思想亦愈見分歧矣；惟所謂「分歧」，以之言諸侯力政，王綱廢弛，誠屬陵夷衰微之象，若就全體文化而論，未始非民智進步之徵〔註2〕。況其時學術思想之紛然雜陳，但有偏全之異同，緩急之立論，絕非實質之支離；殆諸子百家之隱有所本者，莫非六藝之所該也〔註3〕；然則諸子之所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用恣肆其說者，似爲萬殊，實總歸六藝之一本耳。夫六藝者，彌綸天地，知通疏遠，凡宇宙人生之真理，幾靡不備載，而百家既各得道體之一端，就其所見到處，逐漸推廣，或變本而加厲，或踵事而增華，對於六藝，頗多知新創革，互有發明，相得益彰，吾國自古及今，至精之政論，至深之哲理，至美之文章，遂並在其中，百世之後，所以研窮終不能盡，而周秦之際，所以爲吾國文化最燦爛，學術思想最興盛之時代者〔註4〕，當緣此也。故錢賓四

〔註1〕 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孔子語。《春秋經傳集解（相臺岳氏本）》（臺北：新興書局，民國53年10月新一版）頁333。

〔註2〕 見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第二十二章「周代之變遷」。

〔註3〕 見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

〔註4〕 見嵇哲《先秦諸子學》，頁1。

先生以爲中國學術思想之奠定，厥在先秦時代，其言云：

大要言之，中國學術思想之態度與傾向，大體已奠定於先秦。一曰大同觀，王道與霸術，即文化的世界主義與功利的國家主義之別也。先秦思想趨嚮前者，以人類全體之福利爲對象，以天下太平爲嚮往之境界，超國家、反戰爭。秦漢大一統政府，在當時中國人心目中，實已爲超國界之天下也。二曰平等觀，階級與平等，即貴族主義與平民主義之辨。先秦思想趨向後者，而以仁愛中心的人道主義爲之主。舉其著者，如孔子之孝弟論、忠恕論，墨子之兼愛論，惠施之萬物一體論，莊周之齊物論，許行、陳仲之並耕論、不恃人食論，孟子之性善論，荀子之禮論，皆就全人類著眼，而發揮其平等觀念之深義者也。三曰現實觀，天道與人道，即宗教與社會之辨。先秦思想趨嚮後者，莊老之自然哲學，其反宗教之思辨最爲徹底。人生修養之教訓，社會處世之規律，爲先秦學說共有之精采。教育主於啓發與自由，政治主於德感與平等，對異民族主於與我同化與和平，處處表示其大同之懷抱，此乃先秦學術共有之態度，所由形成中國之文化，摶成中國之民族，創建中國之政治制度，對內、對外，造成此偉大崇高之中國國家，以領導東亞大地數千年之文化進程者，胥由此數種觀念爲之核心，而亦胥於先秦時期完成之也。〔註5〕

錢先生以史學之觀點，自「大同」「平等」與「現實」三方面考察先秦學術思想之重要性，認爲先秦各家之趨嚮者，不論人生、社會、教育、政治，同以此數種觀念爲之核心，是吾人又知諸子百家之分別流派，自有其始末因果之意義也。

先秦四百餘年間之學術思想，其影響後世至深且鉅，既如上述矣，吾人今日欲自故籍中，專擇一論述此期學派之著作，俾能得其真相，識其大觀者，則莫若莊子之天下篇也。新會梁任公云：

批評先秦諸家學派之書，以此篇（按指《莊子·天下篇》）爲最古，後此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及《解蔽篇》、《天論篇》各數語，有《淮南子·要略》末段，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附論各家，有《太史公自序》述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有《漢書·藝文志》中之《諸子略》。天下篇不獨以年代之古見貴而已，尤有兩特色，一曰

〔註5〕 見錢穆著《國史大綱》，頁83，第三編第七章「大一統政治之創建」。

保存佚說最多，如宋鉅、慎到、惠施、公孫龍等，或著作已佚，或所傳者非真書，皆藉此篇以得窺其學說之梗概。二曰批評最精到，且最公平，對於各家皆能擷其要點，而於其長短不相掩處，論斷俱極平允，可作為研究先秦諸子學之嚮導。〔註6〕

「最古」固不必「至善」，然而對所批評對象之面貌，其目所親覲，耳所傳聞者，往往自有後人所不能及者，〈非十二子篇〉等所評諸子之家數與範圍，似乎多而且廣，然皆不如〈天下篇〉之「頗能絜當時學派之大綱」〔註7〕也。其尤為重要者，當是其批評態度。《荀子》書中，按其內容，大約總以「性惡」為思想基石〔註8〕，凡所立論，不免失之激切。《淮南子·要略》與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所講的是當代之學，而不是述古之學」〔註9〕，亦純以漢初文、景二代實際政治為思想背景，已不復先秦學術思想之舊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原本劉歆《七略》，向、歆父子值漢武崇儒之後，身為宗室，又為儒者，不崇儒是反功令而自小其道〔註10〕，且其時所謂「儒」亦與春秋戰國以來之儒似是而實非，居心有偏，所論不能醇正可知。至於《韓非子·顯學》一篇，顯「霸術」之學耳，〔註11〕推〈顯學〉否認民知之有用，其論學之心術猶如其法術，明矣。乃反觀《莊子·天下篇》評判諸家，分百家之學為六派，各述其要旨，評其得失，辨析微芒，見高而識遠，文奧而義豐，為後世論學者所取法，其批評之態度，不師成心，率任自然，力求客觀超然，豈有「毀人自譽」〔註12〕之理？而其批

〔註6〕 見梁啟超著《諸子考釋》，頁2。

〔註7〕 見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民國66年）頁16。

〔註8〕 楊筠如著《荀子研究》，第一章論及荀子書中思想矛盾地方甚多，皆援性惡篇思想為之評量，其中並引陳登元君所懷疑之「非十二子篇忍情性，綦谿利歧（按，亦作跂），荀子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定大分，……是陳仲史鯁也」及「大略篇義與利者，人之所同有也」，「覺得與性惡論的思想不對」，足見荀書其餘所論，其出發點不離性惡之論也。

〔註9〕 見戴君仁先生〈雜家與淮南子〉一文（原載《幼獅學誌》七卷三期，並收入《淮南子論文集》第一篇）。

〔註10〕 見《漢書藝文志問答》（葉長青著）

〔註11〕 見熊十力氏《韓非子評論》，頁2。其言曰：「韓非子之學本出荀卿，從荀卿轉手，乃原本道家，而參申、商之法術，別為霸術之宗。」

〔註12〕 見林雲銘《莊子因》天下篇末評述。按莊子之評論由古之道術及於百家方術，莊周乃最近道術之方術，卻又以為「未之盡者」，蓋未悉得道術之全者也。故郭子玄注云：「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亦（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評之目的，由於既未有前述諸人之背景與動機，又深知學術思想分派之真相〔註13〕，乃發為「內聖外王」之說，以之闡「道」之量，而持以為揚摧諸家之衡準〔註14〕，並以之深包大道之本，以為「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註15〕。是故，將欲以上古學術思想分類學史之嚆矢稱斯篇亦可〔註16〕，將欲以之直接觀照諸子，亦可，又將欲以之反求莊子平生志趣與人格之卓絕超逸者，亦無不可也。

職是之故，後世凡知充實不已之學者，於追跡南華逍遙之餘，斷不忽於天下一篇之微言大義，甚且更視此篇為莊子書之代表。今人張默生云：

天下篇，是古代論學術派別的一篇最重要的文字，就是脫離開莊子書，也可稱得起一篇獨立的偉著；不過總觀這篇的立論，却可當得莊子書的一篇總序。莊子是主張齊物的人，所謂物論，大半是指當時各家的學說，他在本書的各篇中，雖是恣意攻擊或嘲笑各家的學說，但沒有明顯的為他們確立一種地位；而在天下篇中，才明明白白的把各家學說來了一次嚴正的批評，甚且連他自己也批評在內。〔註17〕

所謂「恣意攻擊或嘲笑各家的學說」，正是莊子「恣縱不儻」之一面，世俗之人對此謬悠、荒唐、無端崖之言辭，果真能意會其「天鈞」乎？尤以一曲之士，昧於莊子之正言若反，不能暢其宏旨，而妄竄奇說〔註18〕，故莊子不得已復著天下之篇，隱括其精意，逕用言傳；天下既已大亂，苟欲以學術濟之，此其時矣，何能「無言」？雖然，莊子之英文偉詞固卒歸於「言無言」也。

天下篇之批評各家，一改本書中其他各篇之「剝剝」，而出之以「嚴正」者，當是此篇之批評各家，立意非但不在排遣諸家學說，反而臚陳其精粗得失，用供採擇，同時又自然藉此建立一己之學說？然則莊子全書之深抵與精

〔註13〕 莊子以為古之所謂道術者皆原於一，故知學術思想之分別流派為「百慮殊途」，而終將「一致同歸」，特天下之治方術者又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若皆不可加，則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卒不可見，故不得不生「悲夫」之嘆，此之所歎，蓋歎天下之人以偏曲之方術欲概全體之道術耳。

〔註14〕 見錢基博《讀莊子天下篇疏記》總論「是故內聖外王之道」一節作者按語。

〔註15〕 見李元卓《莊列十論》古之道術論第九，出台北藝文印書館發行《百部叢書集成》。

〔註16〕 見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頁65。

〔註17〕 見《莊子新釋》上冊莊子研究答問頁19。

〔註18〕 見《莊子考》（日人武內義雄著，王古魯譯）所引《高山寺本莊子殘卷》天下篇末，原郭象注三十卷本序錄文。

蘊，胥在是篇存焉。清郭嵩燾云：

天下篇莊子自言其道術「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首篇（按即逍遙遊篇）曰逍遙者，莊子用其無端崖之詞以自喻也。〔註19〕

謝无量云：

莊子之大義，在於逍遙肆志，無爲而自得。〔註20〕

今人王叔岷先生亦云：

莊子本五十二篇（見漢志，及《呂覽·必已篇》高誘注），今所存者，僅郭象刪訂後之三十三篇，然其大旨，尚可尋索。天下篇莊子自述，言其「上與造物者遊」，其書第一篇，又以逍遙遊名，審此遊字，義殊鴻洞。詳讀各篇涉及遊字之文，尤復不少，其一切議論譬喻，似皆本此字發揮之。故天下篇自述，歸結亦在此字，則莊子辭雖參差，而此遊字，實可以應無窮之義而歸於大通之旨也。〔註21〕

諸家學說咸思遊於道術之領域而以有爲之故，每自遠於道術，獨莊子學說知無爲之大用，知無待之所以遊無窮，以是最近道術。故莊子之大意，固於天下篇評莊周一段，足以見之〔註22〕，亦必就天下篇之全文而得其意，始可曲盡其神妙之致，然後於莊子一書之要，庶幾可以謂之「思過半矣」〔註23〕；故或有以此篇爲〈莊子要略〉之變名者（說見譚戒甫〈現存莊子天下篇的研究〉）。郭子玄以爲莊子「爲百家之冠」者，或亦由於天下篇之堪於提挈莊書之總綱，究詰莊子之原委耶？其序《莊子》之言云：

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註24〕

子玄註莊子，後世或有「郭象注莊子，抑莊子注郭象」之疑惑，殊不知郭象之所以爲郭象，即緣於其人對莊子之深具特識，卒成注莊一家之言，故「自

〔註19〕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逍遙遊篇目下集釋所按「家世父侍郎公」語。

〔註20〕見謝氏《中國哲學史》，頁154。

〔註21〕見王氏所著《莊學管闡》（莊子通論部分）。

〔註22〕見蔣伯潛《諸子與理學》，頁88。

〔註23〕同註22。

〔註24〕見郭象〈莊子序〉。

有莊子以來，善讀其書者，莫司馬遷若；善註其書者，莫郭象若」〔註25〕也。前述子玄注莊子序所言之「應」「化」「冥物」「游談方外」以至「明內聖外王之道」，細玩其意，莫非天下篇之「莊語」差可該之？故天下篇之足爲莊書之冠，一如莊子之爲百家之冠也！唐君毅氏云：

爲此文者，其心胸至博大而高卓，而所嚮往之古之道術，亦爲六通四闢，而至全備，而能稱神明之容者。故其文章，亦見一超出于諸子之上，而更加以涵蓋之氣象，而爲一綜貫諸子之學，而論之之大文也。〔註26〕

唐氏此語假「原道」之觀點，所見之天下篇其文章其氣象有如是者，是繼熊十力氏之見解〔註27〕，更抉發其微，而駸駸乎有以天下篇爲諸子弁冕之勢歟？實則近古之學者，即多以爲天下一篇，該括萬物之義，用表莊子救世之心者〔註28〕，又明陳深並直截指出，天下篇爲「平易倘蕩，疎暢繩墨之文也」〔註29〕，則「繩墨」者，諸子之學之繩墨，不亦明乎！

居今之世，吾人若欲考求先秦學術思想之崖略，探究中國學術思想源流，則索之簡冊，莫能先乎莊子天下篇也。故近人顧實氏於其《莊子天下篇講疏》自序乃揭櫫此意，其言云：

莊子天下篇者，莊子書之敘篇，而周末人之學案也（舊曰學案，今曰學術史）。不讀天下篇，無以明莊子著書之本旨，亦無以明周末人學術之概要也。故凡今之治中國學術者，無不知重視天下篇，而認爲當急先讀破也。

又云：

〔註25〕 見甘蛰仙〈莊子研究歷程考略〉一文，載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十一號頁94~100。

〔註26〕 見唐氏《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頁625。

〔註27〕 見熊氏《原儒》上卷〈原學說〉。其言云：「天下篇論晚周學派，於各家皆深入，其天才卓絕，慧解極高。」

〔註28〕 明朱得之《莊子通義》曰：「此以天下名篇，雖取篇首二字，實則該括萬物之義。」又劉士璉《南華春點》曰：「莊子不得已，恐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大全，故歷敘百家眾技之說，以曉明邪正路頭之有差別，使學者知有大道，而不迂于曲學阿世，自私自利之途，以喪其真，此書之所以作，以見己之學，一皆本於道德，而非方術，將以救世也。」（以上所引二書均見嚴靈峰編《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

〔註29〕 見陳深所撰《莊子品節》。今《莊子集成初編》輯有明萬曆十九年刊《諸子品節》本。

嘗謂世界三大思潮，歐西思潮本於哲學的論理的觀念，印度思潮本於宗教的信仰的觀念，中國思潮本於社會的學問的觀念，不觀其會通，無以融合世界之文化。而中國群經百家言，大本大宗，無不取象於天地神明之德，以成其內聖外王之業，然典籍美富，浩瀚難稽。

獨此天下篇，不盈一握，展卷即是。

中國思潮本於社會的學問的觀念，觀天下篇之蕃息畜藏，方術之盛行，可知甚確〔註30〕，而中國群經百家言之大本大宗，信亦可以由天下篇「內聖外王」一言而蔽之。

〔註30〕 錢穆氏《中國思想史》一書，以中國思想「不離開人生界而向外覓理」，唐君毅先生亦有《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一書。人生、人文亦即社會的、學問的。

第一章 天下篇之地位

第一節 天下篇在莊子書中之地位

壹、特出於外、雜篇中

今本天下篇爲《莊子》一書中之第三十三篇，屬「雜篇」第十一篇。考莊子書之分篇，歷來學者多有討論，然大體言之，當以今本非莊子原書之面目，係經漢魏以後人所刪訂編次之說，較爲平允；至其作者，則大約以莊子內篇是莊周自著，而外、雜篇之文字，一般咸認顯然不出於一人之手筆〔註1〕，故明末王船山云：

外篇非莊子之書，蓋爲莊子之學者，欲引伸之，而見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外篇則但爲老子作訓詁……故其可與內篇相發明者，十之二三，……乃學莊者雜輯以成書，其間若駢拇、馬蹄、肱篋、天道、繕性、至樂諸篇，尤爲悞劣。〔註2〕

其後清姚鼐於《莊子章義》，今人錢穆於《莊子纂箋》中，亦同主「外篇不出莊子」之說。至「雜篇」則明人陸長庚云：

雜篇章句，有長有短，疑莊子平生緒言，掇述於內外篇之後者。〔註3〕

所謂「莊子平生緒言」等語，當爲陸氏考之未精而約略言之者也？蓋自宋蘇

〔註1〕 以上意見採自黃錦鉉先生《新譯莊子讀本》頁14。

〔註2〕 見《莊子解》卷八，作者釋「外篇」之義。今嚴靈峰編《莊子集成初編》輯有王夫之撰王啟增注清同治四年重刊本《莊子解》卅三卷。

〔註3〕 錢穆先生《莊子纂箋》引。